

陶 晶 孫 著

牛 骨 集



太 平 書 局

牛 骨 集

陶 晶 孫 著

令 狐 原 畫

太 平 書 局

1 9 4 4

版權所有
不准翻印

牛 骨 集

著 者 陶 晶 孫

發 行 者 太 平 書 局

印 刷 所 上海西康路四八九號
太平出版印刷公司

發 行 所 上海福州路三四二號
太 平 書 局
電 話 九 四 九 一 五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五月初版

牛 骨 集

「棄之可惜，存之可羞」，像這一類的東西，古人名之曰雞肋……

這是邵達夫雞肋集之題辭，他自題爲雞肋集，可是內容並不是雞肋。

十年以來，我全不寫文字了，近來有某友來問我要過稿子，從前同人某君也爲他的文藝雜誌來要過稿子，我就寫過幾段小東西。從此以後，這邊寫一段，那邊寫一段，本來不預備寫什麼的我，結果有多少雜文了。最近書肆問我要一本小冊子，把所有的雜文都掃出來交給他，只怕他印好之後給他蝕本。

現在，我不得不想出一個題目來命名他，最初想到的就是雞肋兩個字，想到達夫的雞肋集，把他找出來再讀一遍，當然不可掠他的美了，再忽想着烹齋犬舍之中，一根牛骨，毫無可舐，愈看愈恨，因此提筆誌三個字，叫牛骨集，字雖「不通」，好得不是我素來不贊成用的老句子。



目 次

補白：烹齋雜記二十七節

楓林橋日記.....	1
寶石居日記.....	8
聖誕前後.....	12
小粉橋日記.....	26
隨園坊日記.....	32
百花譜.....	39
萬華鏡.....	45
文化批評.....	55
空白時代.....	58
文化和文藝.....	60
通俗和消遣.....	62
關於識字.....	63
鴛鴦蝴蝶派文學.....	66
戀愛與結婚.....	68

文言與白話.....	69
文人和娼優.....	72
畸形和文人.....	74
急忙談三句曼殊.....	77
魯迅的偉大.....	84
魯迅墓前.....	94
日本文學之什.....	99
中國文學病理學.....	128
學醫的幾個文人.....	132
晶孫自傳.....	137
記創造社.....	146
創造社還有幾個人.....	168
創造三年.....	170
抱歎日記.....	180

楓 林 橋 日 記

(一)

早晨七時，聽見起床鐘，在床中轉動一下，跳起，穿衣服。這種宿舍沒有洗面間，取出一小管的用刷牙膏，用剪刀剪開，把內容拆出，今天用光後，再沒有牙膏用了，坐下來寫一封信給廣州羅宗洛，他叫我去做教授，現在決定不去了，往往有進步希望之處不能去努力，可是以為有希望而去時却不久要敗退。寫信後去吃早飯，稀飯太稀，不足以工作到十二時，食後至後架，冷又髒，沒有辦法，各事畢，到教室，處理雜事，寫一二信件，助理者為龔誠，常不在。去上課，向學生介紹研究室工作為什麼，介紹研究工作何故會提高學校之地位。一二學生似乎聽得還熱心。走出校門，拉慣我的一個黃包車夫已在，也很客氣，此時我全靠東南醫學院每週三小時薪水二十四元生活，此刻要把他附記着。十一時到楓林橋，在此地，我得一研究室，有暖房，雖無薪水，從此我可以開始工作的。到十二時

出外，到小飯店去吃飯，工人滿堂，見我舉眉注意，我從容坐下，排骨青菜下飯，再定鹹肉二片，待了好久，送來之肉有臭味，且有豬毛，吃罷下樓，付四百二十文飯錢，買紅錫包香煙，點火慢行，開始散步，步向福履理路西行，向西不久，見巨福路，從此向北，路美可愛，有滬江療養院，西名 Shanghai Nursing Home，不知其爲什麼，北走見Masoi Temple，左折進路 D'Arco，在此地生活者似乎很舒服，左折 Rue Alda，再出爲 Kanfmann 路，左右有德人家，田園式房子很有趣，看達夫講的 von Saar 的小說，我的散步雖同他一樣，可是沒有舊友也沒有羅曼之史，步乃又出福履理路，彎出到徐家匯路，路已盡，人已在研究門前。如此再進自室，工作再開，四時許，少年送來紅茶一杯，因此即點一枝香煙。偶然見一張舊報紙，弄直皺紋而讀，原是英國翰林院會員之隨想，說：

余之讀書室俯瞰校中寂靜之庭園，日規一座，崎園中記子午之推移，長夏烈日之下，水管盤旋草際放水如細雨然，布花草之間，夕陽西下，講堂誦禱之聲，與風琴之音樂相和諧於和平之空氣間，若有以昭告吾等曰人類之所貴曰真善與不滅，此三者雖終身求之而不能盡焉，世界之內

囂囂塵上，日以富貴榮華相角逐，苟有志於求寂靜之真理者，舍一時變遷而求與天地久長之規者，舍此地外有何求乎，余一人得置身其間，從容以度此歲月，此余之所最不忘者也。

看此文很好，取出筆墨抄在廢紙角上，貼在書櫥之上。

五時許，將暗，徐步出研究所，想想我之很久未得的和平生活，想想人們之角逐勢利社會，且想年青戀愛時代雖已過了，但是科學研究之途不盡，身雖置於小職，但其工作未必，將來三十元之收入者，功績爲超三百元之架子。想到此，天暗了，呼黃包車，從打浦橋坐人力車，到醫學院，時已六時，人均在飯廳了，進去吃飯，帽子放在櫈上，飯吃完立起，茶房交我二封信，一爲吾妻所來，一爲某女士來。將出飯廳，「某先生，帽子」，即拿帽子帶頭上，嘻嘻笑由某小姐等一桌起，回聲向她們說，「誰在笑我，大小姐出閣時還要哭吧」，說了即走。走到衛生學教室，看某女士信中說無錫衛生區被當時叫義勇軍者圍攻，她不能與新主任合，意不欲留那邊了，寫信去叫她可來上海做別的事體。回室生火爐，見地板上太不像樣子了，蔣學士的煙灰及其他，太不潔了，明天要勵行清潔法。

(二)

原來我來到上海之前，我的實驗衛生模範區關門了，不，衛生區沒有關門，我辭職了。

在我沒有辭職之前，有兩個漂亮人再三去看院長，大概他們的供言對我不利，而我自己不去宣傳敷衍，院長對我印象不好，因此到七月不見聘書。我當然不去再三懇求領訓。我去之後，院長却請一中西醫，再不久就關門的。去活動的人，知道經費太少，當然也不來掠美了。

我入楓林橋旁之研究所了，從此我來往鄉間好幾次，有一次，帶着一皮箱的調查票，預備到研究所，順便去看某前輩，他說：

「你不必入研究所，你很有文名的，可做文學的」他顯然表示對我沒有好意。

又去看別個前輩，他對我很有好意，他去調查回來說，他們因為你很尊大，所以有人不贊成你。

又有一個×××人，他對我說，你不必怕，有些人在嫉視你，他們恨研究所，他們想在他們手裏辦醫院。

(三)

我這次到上海之後，手旁有一小帳，很像一本日記，我不得不把他抄在這裏，以完這段日記。

十月一日 下午在研究所，有蕭女士來當助理，雄辯能談，晚去看何畏不在，往伯奇處代教上海話一次。

十月二日 早去看達夫何畏，達夫替我出「盲目兄弟之愛」

十月三日 早在東南講書，廣州有電報來叫我去教書。

十月四日 爲李小峯寫醫學常識書，訪鄭貞文。木天來，同散步，見鄭小姐，裝得已不像樣子，晚饑餓，服 Veronal 而睡，與伯奇談女人。

十月五日 爲伯奇處方，在醫學院見同仁誌上我的文字。

十月六日 晚在美專講少年維特。

十月七日 晚伯奇與仿吾去，我獨守家。

十月八日 訪殷木强博士，他主張我到廣州去好。

十月十三日 與何畏談一晚。

十月十六日 訪楊小蘭，陳卓人，在日暉里吃飯，不去看田漢。

十月十九日 早至研究所，在對面小飯店吃，吃一千文。

十月二十日 到東南，入浴。

烹 齋 雜 記

(一)

我每年一次渡海旅行，我每年一次去看我的少女。

我看見我的少女，就慣在熊谷之堤，或者赤羽之磯，或者植物園之草地，或者在噴水之前散步。

我的少女不會多講話，她要我講有趣的話給她聽，可是我的喉嚨口願有個檢閱官，他不給我說愛她的話。

少女說她想要十分的順心地發些脾氣，可是她乖乖的在我旁邊。她寫着我，已經十五天工夫沒有去做她的職務了。

好像牽牛和織女每年一次的相見我也每年一次渡海旅行。



寶石居日記

(一)

早起時翻個身，也成為痛苦的事體了，平常能夠在這小公寓溫暖空氣之中，模糊地高興的起來，可是現在就成為一個過分懶惰的身體了。夜裏爲了盜汗，不知覺中脫了的襯衫，現在還是在濕潤着。想到從前有個作家，看見早晨妻爲他曝盜汗之衣，就覺得自己都成『白樺』似的骸骨，妻已經對於自己沒有興趣，因此他在嫉妬年輕的妻的肉體。

點着電爐煮咖啡，房間溫暖放乾燥，所以麵包乾燥，不很好吃。不過咖啡就不管他像麥茶或者陰溝水，或者像泡飯湯，我總能吃，這是我所有的最後的食思。因多少有些氣力，所以進浴缸，浴槽之底碰着背骨很痛，這種瘦骨我嘗認識，從前我做大學生學醫之時，天天把沒有靈魂之人從棺中拿出又拿進，研究學問之時，我初次知道人之最後的形態。從洗澡出來，好像沒有靈魂般的橫在床上。我在這一週日之間的确瘦了不少。

曼殊文章中見他說瘦骨如柴，那正是我的事體，在小公寓躺着也不中用，因此到研究室去，穿大衣之時，身體將要酥了，所謂弱體不堪衣是這個情形。

(二)

今天似乎有寒熱，沒有寒暑表，不過大體可以明白，世界大戰之時，戰場上的鳥大都成為神經衰弱，人也如果在特異狀況，定要成為神經衰弱的。在我，我的神經衰弱為肚皮的鈍麻，不論狗或小兒，肚皮如果鈍麻，他的思想也不能鎮定。

(三)

今天有血尿，所以橫躺着什麼都不做。

(四)

血尿已停，全身疲勞之感好像被大砲轟着者。

(五)

此刻我們的兒子大概正在考試罷，他定在寫着作文，我從

前寫過暑中間先生起居之文，得到一個不及格，後來先生換了，我諷刺先生的黑的鬍子，他給我一百分，這個先生在校之間，我的分數總是滿的。不知道兒子的先生有沒有幽默。兒子定須比父親的分數好，不然不是要有文明的逆轉麼？

（六）

我要休息了，我太疲勞了，醫學不會醫我兩個毛病，所以我要養些衛生了。行不知所行，居不知所爲，不相與爲怪，不相與爲事，翛然而往。

所以，我不等到小公寓有春天來。